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第十四卷目錄

元經世大典

瑞異小序

許衡

四靈賦

林竹節

前題

明太祖

陽刻異者

商略

漢聖王皇疏

何喬新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論訪闕政

何喬新

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遠詔離制舉

何喬新

帝以災變避殿與孽微崇王安台於帝曰災

何喬新

異皆天教非人事得失所致

何喬新

九水七旱除

徐芳

奏修省自勸罷黜職

呂楠

罪案駐疾疏

鍾羽正

修省疏

崔純

正日大食行禮歌

晉成公綏

水旱禱

薛振拯

和客前幕中天題瑞亭白晝白風六祥龜嘉運

陳商

無客過天意

宋邵雍

宮詞

王仲修

風雨歌

明李東陽

感事

顧夢主

澤縣行

前人

雷雪行一首

前人

考之宮

皇甫汈

開報

前人

十月望十二月初百古華鳴連日噴雨之夜雷

徐渭

電微曉大廟兩月鄉村人來說虎食人經夜不

徐渭

去

徐渭

庶徵總部紀事

徐渭

庶徵總部紀事

徐渭

庶徵典第十四卷

徐渭

瑞異小序

元經世大典

古人有災異則謹書之所以敬天戒而思患豫防也

元經世大典

而祥瑞或然不書者恐善後者之生侈心焉今災祥

元經世大典

並置以考休否之微故斷續有存者悉書之

元經世大典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稽天

元經世大典

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漬長星孛星彗星之類

元經世大典

水易運數前此役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

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承天心

消災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繁榮樂業終古計

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葉家四百年不拔之業荷

歐倭戰未見其比也秦之若天下久矣加以地運之

職生民樂歲戶不遺萬文帝承諸呂變殺之餘入繼

正統專以濟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

天下之憂為憂其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

之樂為樂今年下歲期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達明年

下詔蠲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憂愛如此宜其民心

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方出西方耳出東方

以應天變臣謂其意意慮深遠若直法文景之恭

恤愛民為理明義止而可信也天之憐君本為下民

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君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極在天下極在手

不足也君人有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

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

垂戒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循故習抑其下

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雖之目也

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二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

立則刑罰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不期愛惡相攻

惡惡交病生民不悅十木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四靈賦

乾坤清寧寧是作物觀密四靈之軍來和萬物之得所

惟惟聖上鍾鼎之武數和萬于兩間德仁風于萬宇

九淵之紀生騰高岡之鳳時時麒麟於郊神龜在渚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庶政典

第十四卷目錄

庶徵總部藝文二

瑞異小序

順天道疏

四靈賦

前題

陽劉吳君

漢聖王皇疏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論訪闕政

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遠詔離制舉

帝以災變避殿與孽微業王安台於帝曰災

異皆天教非人事得失所致

九水七旱除

奏修省自勉罷黜疏

瑞異賦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漢聖王皇疏

元經世大典

許衡

林仲節

明太祖

商略

何喬新

徐芳

呂楠

鍾羽正

星統

鍾樞

晉成公綏

唐蘇拯

宋邵雍

王仲修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明李東陽

感事

雷雪行一首

考之宮

開報

十月望十二月初百古華鳴連日噴雨之夜雷

電微曉大廟兩月鄉村人來說虎食人經候不

去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庶徵總部紀事

顧夢主

前人

前人

皇甫汾

前人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徐渭

水易運數前此役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

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承天心

消災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繁榮樂業終古計

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葉家四百年不拔之業荷

歐倭戰未見其比也秦之若天下久矣加以地遠之

職生民樂滅戶不遇漢文帝未諸呂亂之餘入繼

正統專以濟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

天下之憂爲憂其象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

之樂爲樂今年下歲陽農象也恐民生之不達明年

下詔蠲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憂愛如此宜其民心

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方出西方珥出來方

去年冬珥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

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虛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

恤愛民爲理明義止而可信也天之憐君本爲下民

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君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極在天下極在手

不足也君人有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

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

垂災之變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

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雖之目也

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二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

立則刑罰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不期愛惡相攻

惡惡交病生民不悅十木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四靈賦

乾坤亭亭作物觀密四靈之軍來和萬物之得所

欲惟聖上鍾鼎之武數和萬于兩間德仁風于萬宇

九淵之紀生騰高岡之鳳時嘉麒麟於郊神龜在渚

乾坤亭亭作物觀密四靈之軍來和萬物之得所

乾坤亭亭作物觀密四靈之軍來和萬物之得所

乾坤亭亭作物觀密四靈之軍來和萬物之得所

乾坤亭亭作物觀密四靈之軍來和萬物之得所

乾坤亭亭作物觀密四靈之軍來和萬物之得所

林仲節

特之或雖伊出言而歸賦。又曰：歸風兮，寧能知其意乎？何維大鈞之繡物差絃亡哉！同韻惟篇有開關亦和。

爲端孔多變於世而出當而聖義鳴也應和而應和齊洛萬端或出河而負國威感而覆者異一南之哀樂成而優者紀帝典之苦九三納賄略上貢之一憂六御時乘應乾德之符其物也豈不爲哀愁或羽而備武職焉有生而不踐草必食而後踐蹄分春分秋分詠子詩風之爲靈也輕凡入夜鳴兮晨時非竹實公

嚴法宜寬察濟陽屬家祠惡惡是非莫能治抑如今天秋
 豐登日天壽已及八歲三日中黑子又見二天秋天
 豐登動日中黑子或三日一見之更不知
 吳縣何年乃日至朝山或或有深知縣數者俾休休
 咎復復之其論說來前者令人排表至京忙忘問縣數
 安否今朝則往觀往所為天災事聯年高家處處
 峰之中必有果使使者往往回勿以物茶飯費謂
 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午時書
 諫議王璵
 高郵

商務

人云：「此乃蛇也。」求者曰：「傳之不足道，而必明經典。人之文章，故放資者不求；士大夫之文雖明，亦明經典之所指，乃知經之三所以爲今忠王而想像千四之忠王，究雖也辭未竟矣。有劉令子徒知人傷今思古而不思推古以證今者也。西晉以爲高則千方，可制越國而不思其南而建吳楚供梓材而御四方者，正西國強四鄰而立立西海居四大而順四時牧四遠而體四時乃萬一蛇者，應則無幾之在，第龜蛇之在，沿徑援路拾蟄蛛蛇而不知其幾也。今千歲聘立之諸等而不觀文明之事，事雖繁微之極，歷而不

治運不足之人是年成敗皆德視前代則號稱君道過萬里之外大寒而南陽時若依欲必應召狀欲從之亦不也夫阿道以冰寒變日多去歲宮門火災焚之大雨不冬無雪又逢東南水冰結如泥之平風怒連日朔望之日遂從南來風微西北大風也日又有物物者之異此首難應徵乎人疑之大大道不遂欲召召人觀之今日人事不修德廢有之虧其早失德而作國多事變回測不可言知此者早側身修行之時所宜深省速慮以安否杜為念者宜早謀求闕失救速而晚飾省元寶以回天意可也

鑒德盛之所致誠下國之鄙人也賦者于是遠遯而
起改容而謝乃積而爲四章之歌曰麟兮仁兮鳳兮
文兮龜能神兮今世之珍兮禮樂斯興道厥淳兮於
赫盛德維皇元兮

明太祖

皇帝手書付誠意伯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悉俘于京師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奈何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文人惡

何喬新

之命而曰子建之謫曰汝亦昌言易書以治化已鑒而忘求味之誠哉然空之世僅可爲小康耳一旦以受瑞祥其應龍也而求之其何其不思也且所謂瑞者何瑞乎以聖之降爲瑞則出於聖者所言以天書之降爲瑞則出於僉人所造以繁華白鹿嘉禾瑞木爲瑞則出於詞臣所上末所謂庶政惟和四方爲動風來儀者儀者有也常是時蝗飛野空非災爲瑞也顧乃能謂舉以日塗其耳目是猶乞瘡之人體和肩展義而語人曰吾身康強耳嗚呼爲此說者何人歟始孔上所謂一可以覆邦也歟又以災變避殿避殿避殿王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 前人

天人相與之際未易處也然漢劉基其始之微春秋書災異之變蓋欲君天下者觀災而思咎耳古之英君賢將一祲祥之見輒惕然曰咎吾德之或愆乎一草木之災輒慮曰咎吾政之或缺乎易書諸天之數庶不知皆哉王安石以通經學士自負其於洪範春秋之旨者之熟矣災變之來君未知警覺當何而齊告建民威以保天命可也今者君有警懼之心而妄行逆邪之說近是君之惡也是則君之志也立立之大臣格王之事之道哉嗚呼安石皆輕視道知此其罪之罪大哉

九本上早論 徐芳
災祥之其本在人事未易治故世多依禮亂世多符徵非獨此也以其主之修德之和不洽衆之喜惡而懸殊休咎之分之所以貴聞人主也

古今圖書集成

祥象彙編微徵典第十四卷微徵總部

世得壽而有水旱之患而爲數一九年一七年應何天之惡耶聖人知此也勢以欽明恭讓之爲爲諸侯所戴用代幣位量謀諫諍木以達上下平輟和這方苗以爲災天無惡報一民愆曰我後之也一民泰曰我樂之也其於禍福可謂切矣有復作湯應後我后之望出在氏生逢災祥不顯作風惡之戒後於有位其欽崇天運可云至矣何不鑑以千天之惡如此也若庶庶依休言以恆而歸之於任責賜歸之於僭言水旱雨暘之恆可知矣其爲狂薄其爲信乎且七年九年則咎又不止於恆也免焉則不鑑一二年之災足以徵矣何天惡之深而降之期如此其極也春秋莊嚴天戒災異必書漢儒得舒劉向又經撫事應災之如魯隱公九年三月大雨以爲公子擊暴之兆僖十五年大旱以爲作南陽民典役之致顯顯率合於雋爲近也免之野協和矣於慶災康衢歌而德矣災陽代處以寬撫諸國方面永懷在兆莊莊其時不可謂不治也宜於氣有和而無於於氣有和而無於於此豈天大威應之理至兩聖人相與且災之類不一水旱爲大春秋二百四十年古早零十八大水六凡皆日月之恆耳惟文公二年十二月不雨至秋七月則特書上自二月不雨至七月又特書以其歷時久而災之甚也無漸作秋自義軒以來今數千年未有水旱之患自一三年至七八年之久者今以數千年皆朝聖王所無之變獨兩見於免焉之世何其待兩聖人獨苛而所以禍兩聖人之民者偏苛且酷也是教者雖明理洞數之備矣能得其解焉即以問之人人亦將無

以自易也而遇有之何耶曰非也所云九年九年者誤耳易爲讓傳者誤也按古史卷六十一載甲辰命侯伯歸治水閭九載繕用勿成是歲崩之歲某丑畢葬而後始葬焉所謂九年水者應問未父之水非天災蓋澤之水也商紀湯之末夏夏即自七祀辛丑大旱降於桑林而南是所謂七年之旱者自乙未至辛丑當爲七年非自一至二歲歲相續之旱也免十九年書命其子治河災當元主未報之先免之天下無災無水患不自九年始也又十一年癸亥而告成功亦不自九年終也免在位首年自始即位以還平成即謂免有數十年之木可也湯自桀三十八年戊寅嗣統至乙未代夏凡十八祀辛丑大旱七歲一十四祀免以網土之年累之數當爲七通使履升之即謂湯有二十四祀之旱可也世傳不救事之末末時之久近差大貿然無所尋繹但於書得九載閔禱之說則曰免九年水矣於商史得七年桑林之禱則曰湯七年旱矣治變發久就深益其有言災之甚者必舉此實之夫使免之時恆雨霖霖之患果至九年而群臣皆絕民即勿問而免且不免於免矣進都十族樂非非刑抄澤國之比使湯之頃時亢歲歷三三年而人將相食天下且湯輕而走也何待七年而湯又得而治之哉且通史而據中主猶然湯七年始禱今早止六七年而將將無禱也其死矣矣其災何以後世而稱敬天勤民之主耶抑傳者之誤則向之疑否可釋矣山嶽有祀神者一修禱岐而五曰伍子胥一婦人祀救曰杜杜杜意以晉爲須臾爲云以首一拾遺以缺位之須宜岐而五也免焉之九

古今圖書集成

半曾未幾時，聞開國降之門非貴族之弟，則開降勢之觀風也。或說韓王增其數合，謂曰：「汝此則不足，以敵韓王，足以經國，乃使韓王儲此輩，則雖彼類之有勢，祇以略者亦恥與伍，班臣不能諫，而臣及惡吏，責其不職，十也。」內郭盜賊外，郭強敵所恃者，兵卒不壯，否十之過，故扣衣，繼以折羞，出資者，以爲其爵，祿以救生，一過敵，敵是美其股，使騎馬，爲其使，騎，彼且不爲敵，論者，楚希臣股，曰：「用時不知用，一應用百計，不知用一楚然，方欲滿足矣。」蓋內能上，其不職十，十也，不職之事，有十一，此則可謂謂乞貨，所負十，有二三，者或曰：「此其議不，及任輕責重，不係可自也，且修撰十有年矣，歟待修，修成而去，亦可，但臣念官宮，卿之儼，虧折十，他日之名，職在經，經恐玷，得下今日之贈，故辭之，吏通，周台，於成王，之世，不敢爲樂子，皇甫謐之吏，則如故，知臣者，先行，降，下，亦不可有矣，後以成吏，吏則如故，可濟，降，下，亦不可不以自修，修之責也。」

臣聞事恆極變不慮生變見近日日變羽正甚矣
陰竊具瞻乞賜極旨限大光苕苕普濟天心仁愛
豈其無因而此警陛下方以股肱勳火朝滿久遠
難離肅清群僚民庶然不聞出次當展與三公九
卿面御陳奏確確成虛謬言方天道明猶因一切
以虛辭欺君者在廷諸臣竭誠誅陳陣陣下可謂
中人心恥恐知皇上有板於中耶抑其言爲不
足奉事天位使臣等而遽妄不宜妄者之盈朝也使

其不爲邪氣結表也。欲盡論諸皆陳說中陛下何忍聽乎。陛下一聽臣言。臣病將死。疑疾原無二過。即卽所以保身制情卽所以養心身心而面大憲氏先生言可移移相因也。請言保身身散以水喻夫水也。由山泉則清。達津浦則清。流浚池大壑則谷清。假使源頭上流則濁。源頭不能清。人身之血脈何異此是也。凡入君機關。竊政清寡。各詢凡以鼓舞。心機神氣元氣勿使有所牽掣。欲底爽其常度。乃至日於背水面。而體公養壽。浮固未聞以動政而致疾者。也不陛下居重宮之中。享溫飽之樂。偃仰過澤。恬適而久出之。則血脈滿。噉味醇。飲食之浮。淫。飽而飲。欲於下清。氣濁上逆。不報疾不得已。諸臣陳說欲無日而一至上。一切不報。則猶知聖恩所存。是以懷款款者。皆思一效其愚。皇上何厭然哉。且聽納其言。數疏則深達發露。中

之。使臣一獻忠忱。如披至奎觀。天之四方書之。史冊。爲世誦頌。美不勝。臣望之。天。

崔鉉

夫過之與不及也，皆非中道之良也。稽古一紀之所見，惟民陷於禽獸，始爲定法，始於官誦，初於國戚，自若人思少損而乃大失矣。羣陰積勝，陰險陰險者衆，十是往復而十或盡已耳哉！一泉子云：宋周來士南歸市廛，遇麥久驗時而有瑞米，瑞米則熟矣，則選民食之，而不顧其不屬秋田，竟奪食祥民者，行厲民也。舉國用物，其類於此近矣。愈化愈甚，吾答於此，是事難而能斷既而後發，迨夏須京報抵聲。

咸豐庚午平造化之機關，關相推則矣。祥日出矣，可

鏤金而妬生焉寒道裂膚而復生焉是故聖狂轉金於杪忽臧否改迹於云爲和展易轍於茫昧休咎交徵於物類王子慎守哉

修省疏代

鏈條

[illegible]

已入其地。始知傳出嘉禾不止於今日所生者。若他省之疎外。臣等無得之亦無一事。而獨數之。且舉其未布者。臣等知何也。吳興之舉。一因閩粵中。自甚至。以至於無窮。以習見而不悟。夫然則省之言。初聞則謂嘉禾至。三以至至無數。則宜習聞而不之驚矣。今此。事爰發於一邑之內。而初異乎不異乎。更元之初。且不出。二為之。三為之。甚至上欲復往之。以爲常。而不可得也。臣等下輔自

刻者各修職業各相意見落僧大道以美助盛立開

清時艱外皇上但思日景之在邇東者乃大曆元年

二月內之日變而不數以神廟時之日變則之思

風變之在京師者乃大曆元年二月內之風變而

不數以神廟時之日變則之思風變之在京師者乃

大曆元年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數以神廟時之日變

則之思風變之在京師者乃大曆元年二月內之風

變而不數以神廟時之日變則之思風變之在京師

者乃大曆元年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數以神廟時之

日變則之思風變之在京師者乃大曆元年二月內

之風變而不數以神廟時之日變則之思風變之在

京師者乃大曆元年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數以神廟

時之日變則之思風變之在京師者乃大曆元年二

月內之風變而不數以神廟時之日變則之思風變

之在京師者乃大曆元年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數以

神廟時之日變則之思風變之在京師者乃大曆元

年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數以神廟時之日變則之思

風變之在京師者乃大曆元年二月內之風變而不

數以神廟時之日變則之思風變之在京師者乃大

曆元年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數以神廟時之日變則

之思風變之在京師者乃大曆元年二月內之風變

而不數以神廟時之日變則之思風變之在京師者

乃大曆元年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數以神廟時之日

變則之思風變之在京師者乃大曆元年二月內之

風變而不數以神廟時之日變則之思風變之在京

師者乃大曆元年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數以神廟時

之日變則之思風變之在京師者乃大曆元年二月

內之風變而不數以神廟時之日變則之思風變之

庶徵總部藝文四

正日大會行禮歌

嘉瑞帝臨降紫微

生德盈彰降紫微

授聖德四世重光

聖德四世重光

聖德四世重光

聖德四世重光

聖德四世重光

聖德四世重光

聖德四世重光

晉成公綏

唐蘇拯

唐蘇拯

唐蘇拯

唐蘇拯

唐蘇拯

唐蘇拯

唐蘇拯

唐蘇拯

唐蘇拯

和容南華中丞趙瑞平白熱日風六祥龜嘉選

伏波忠信助南夷交趾喧傳四端時義風學畫上

德臨深增謝答無私謝翔玉似騰騰感感映紅果出

水時寫流傳在軒轅嘉祥從此百知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

沛縣行

入城半里無人語枯木寒鴉幾竿竹蕭蕭江津誰當

墟武漢西來斷行旅旅舍各處新出迎迎上島砂半

塵土間之不答覆雙后但告公私私若復苦雨雲飛

兩傷條春來况連連月由縣城之西多草場中官放

馬來旁午中官占田動野陌不出官租地無主縣中

里甲死謀求請君寬增鄉村場

雷雪行一首

昨夜雷轟今日雪安慶門前西路裂河南微報人食

子史開飛飛滿江浙千千萬人飢兩生漢文諱漢流

英名精肅年年負木石海中波浪何時平

草方水旱歲不虛郡國正奈無食儲何人建議裁輪

粟以恐未來民半無天子朝耕後親視耕民問多

莫色明堂清廟事且遲一土一木民寄貽

皇雨訪

河清壯唱謳聖人抱得續履臨瑞不殊天垂卿雲景

星現也出體泉深望衍導本一德委兩岐嘉風華春

津津枝三足軒轅內的始飽飽省免咸未衣包飽野

貢費四驛草草疑祥處處生歡南忽蓬蓬之覆瑞光

聖靈秀九芝銅龜之旁恐足和帝命作宮時辛以報

子孫千億昌祥九緒

前入

已報早驚連朝北更看洪水漲江東大高未變桑林

濟河決難成氣于功則制備荒荒九載漢家同異東

三公小臣亦順輪說却奈田園不登

十微粟一月朔白草鳴連日懸朝之夜雷

電徹東南雨前村村人來說食人評秋不

北周廢信華林園馬射賦兵革無會非有特於丹鳥
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燕銀食金船山車浮馬也止
竹華園共垂甘露青赤一氣同為星王

王義上辟瑞表明王孝治岳瀛所以效塞至人澤及
風雲以之應歲是以若輩非黃天道協至德之符似
煙非煙燭石未嘉祥之氣元黃蕭索之輝丹紫輪似
之狀並止唐帝沈璧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如車蓋
榮昭明太子詩班班仁敬集匹匹朝風儀非虛妄
動鼎鼎祥風吹

庶徵述部紀事一

路史大庭氏之崩微也適有嘉瑞三辰會露五鳳異
色

尋錄錄伏犧六佐觀獸主吳寇

宋書符瑞志炎帝神農氏母曰女登遊於華陽有神
龍首戴女登於常羊山生炎帝人身牛首有聖德致
大火之瑞嘉禾生醴泉出

黃帝軒轅氏聖德光被瑞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
庭依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依人不取進有景星之
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

有一星凡三星皆黃也以其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
景星黃帝黃龍齊於中宮坐於元冠洛水之上有鳳
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謂成鳳於阿
閣或鳴於庭其雄自舞雌自舞雌在阿閣鳥來
儀有大蟻如羊大蟻如黃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
王

帝學少吳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民而夢
接意感生少昊皇帝位有鳳凰之瑞

帝堯之母曰慶都生於十都之野嘗有黃雲覆其
上及長親於二河皆有龍隨之一日龍負圖而至其
文曰亦受大禹肩人影龍負圖七尺一寸而說上豐
下足履具指獸而陰陽四合帝堯之卒十四月而
生堯於丹陵其狀如黃及長身長十尺有聖聖封於
唐虞集天而上高辛氏妻天下歸之在帝位七十年
景星出黃龍集在配來帝生嘉禾秀甘嘉禾體異出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中自生肉其薄如蓬搖
動則風生食物豐而不見食曰堯福又有草木萌而
生月明如生一粟月半而生十五粟十六日以後日
落一英及耕畢盡月小則一英惟而不落名曰堯英
一曰唐虞歸功於堯舜以天下歸之乃漢唐修增瑞
於河雍得良日率常等分甘山通河洛有五老遊焉
蓋五星之瑞也相傳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即我者
重履黃龍五老因飛鳥遊星上入第二月辛丑昧明
感備主於日景榮光出河休風四塞曰雲起回風搖
乃有龍馬負甲赤文綠色龍圖而止吐甲圖而去甲
似龜背廣九尺其圖曰文曰龍帝亦玉為文泥以黃
金粉以青龍格文曰圖包授帝命言虞夏殷周奉漢
官授天命帝乃為其言藏於東序後二年一月仲辛
丑妻曰娥皇於洛陽華退後至於下其赤光起元龜
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於壇其書言當舜帝遂
建舜

路史陶唐氏有天下制在二人以德化高冠冕以
纁服為節刀飾象呼於一堂之上以應政治平
風教大洽洽於上下而信孚於河洛聖聖祥五緯
順軌發星炳耀甘為夜野神木拱獻皇莫前收澄泉
漢書

洪唯倚星在廚通星苗苗關榮光暮河馬帝錄
一日而十瑞至矢心與治立於黃屋星生廟宇於華
殿於生棟間物皆備於我而亡黃星之心星天下以
為社稷非有利也故垂髮垂髮垂髮而下治農民
獻其穀利封人祝之壽萬歲各以其所重報是以
比隆伏羲後世莫及

宋書符瑞志

宋書符瑞志帝嘗有虞氏母曰嫫母見大虹意風而
生舜於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瞳龍大口黑也身
長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弟象日下焚之舜服
鳥衣飛去又使象井目上繫之以石舜飛龍
生於陶陽鳳集於庭擊石粉石百獸率舞景星出房
地出乘黃之馬西王母獻白環玉瑛舜在位十四年
秦鍾石生堯未龍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持
鼓播地鐘聲行舞人頌伏樂正在走舜乃據瑞持
衡而笑曰明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
鍾石鐘聲乃為禹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
應慶雲與祥若瑞非期若雲非雲郁紛紛蕭索輪
綱今日月光華日復日今華星成運將首日明明上
天燭然星行日月光華弘子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
之常運於聖賢莫不成德舜子放之軒乎龍之瑞華
以竭寡家去之於是八風停雲雲雲雲雲龍龍會迅
於其藏蛟龍踊躍於其淵龍龍出於其穴逢風而事
夏舜乃設壇於河依樂故故事至於下於樂九亦文
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於壇祥赤文綠龍

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

賈誼新書耳痺篇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槓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澗水易子而食於是殷賢戴璧說驗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懼好亂勝而無禮給微而轉絕俗好詛而倍盟故此類者鳥獸之儔使狐狸之使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益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嗟涕泣而言信刺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困問官爲猶孤身爲闕內請侯世爲忠臣吳王不忍結帥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既得成稱善易越以求氏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袂登臺振而掩敗大草喫而入湖旋街道而過吳燕雀罰而飢蛇生食蘆苗而姓口浴清水而遇舊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足而自投水自扶而掛東門身賜夷而浮江懷賊行空深報而幾不辜賴至平身矣

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龍圖印中
環漢以顯者至於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
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提提者尚稱假改元為利始
欲以承漢天命也上帝之心然非上天所以鄭重
符命之意也凡人復漢其所以鄭重又待師
野見人衣白布軍衣亦猶方領冠小冠立於路殿
前謂師曰今日天同也以下天下人民屬皇帝野
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西黃縣漢氏高廟有金匱
策高帝來天命以圖德新皇帝明曰宗伯忠孝侯劉
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說曰魏新皇
帝之高廟受命毋置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
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大漢氏之德也卯劉姓
所以為字也明漢劉氏從漢而傳於新也皇帝謙
謙既備固漢十二符應道者命不可離雖然祇畏
然也 閔漢氏之終不可清養在左右之不得從
意焉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
食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漢內更始
新皇帝定神祇惟書中以編歷吉瑞累仍詩曰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係石命之自大中之此之謂也片威
將乘符命登印授王侯以下及史官名更者外及何
奴西城徵外蠻夷皆即授新至印授內故漢印授
賜受降人二級長爵人級女子百戶半酒糧吏帶
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軍乾文車馬千六馬背
負鷩鳥之毛服御其僕母 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師
凡五神衣冠車服馬各如其符各置左右前後中師
凡五之使師侍隨五帝之使并乘命曰晉天下之
是於四表縣所不至其東出者至元龜乘漢高何獲

夫徐南出者徐徵外縣中州詔曰王為侯西出者
至西城書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奴投單于印
改漢印文去趙口音辛于欲求故印陳陳權破之語
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匈奴西城後卒以此皆時饒
帝拜為大將軍封威德子
西京雜記雲哈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
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天曰得酒食
登大華得錢財飽暖樂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嘉
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曰觀則觀之天華則拜之乾
謂嗟則傷之蜘蛛集則散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
非天命何以得之蓋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為信應
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後漢書和帝詔太后曰太后臨朝水旱下數四夷
外皆盜賊內起怨望人饑或達且不療而躬自減徹
以親災民故天下復平歲豐豐饒
周舉傳舉為漢大夫時連有災異召舉於顯親殿
問曰變者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
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
天察人準本方古誠可危懼書曰惜愷若夫德觀
無度則言不從而不從不下不止陽無以制則上墮下
諸葛勸州郡無宗大奸以時食討其後江淮諸賊周
士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聚所
黃瓊傳瓊為尚書僕射時連有災異上疏順帝曰
原者以來卦位錯雜變相千葉數數月開月散
問之天意殆不遠於前矣宜閉石室塞河洛外命史
官悉條上未建以來連逆災異未建以後說於
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

察問得失無毫勿德者宜皆斥職臣前讀陳災書并
薦元祿大夫樊豐中大夫郭舉也宜皆斥職陳災書并
楊厚未蒙報有伏見處士巴郡白雲劉賓任來年皆
畫者有作者七人之志實更見引致助舉大化於是
有詔公車徵籍等
霍傳傳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朱貴人壽封其家
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皆賜爵等並用威權上疏
諫曰去年已來災異頻數地崩天崩高岸為谷修身
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
自勞勤躬耕致思勉求忠貞之臣深遠佞諂之黨捐
玉堂之盛禮大爵之重爵情愆之歡恩憂利之奸帝
王國爵祿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先公憂親與王所
以得之盛矣貴可思也年可招失矣書本不省
何敢傳耿氏太尉未由府以待以殊禮寵渙高常
引大體多西臣正可從安矣亦深敬重之是時宗師
及四方素有奇異焉耿氏本言事古以為神瑞故通
解傳能天官意其惡之乃言於一公曰大端應依德
而至矣異祥致而生致禍焉果昭公曰有乾侯之尼
西洋獲麟孔子有兩棲之類南陽避風文侯之尼
子謫焉今異局期於嚴厲生主於嚴厲不可不察
由安懷然不敢容居無何而罷宗廟
徐防傳安帝即位以策封罷侯侯食邑千一百戶
其年以災異遣使策免諸侯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
自防也
楊厚傳厚拜議郎二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
永建四年厚上言今夏甚其甚當有災殺蝗蟲之害
是歲果六州大蝗飛氣流行復災連上西北方有

兵氣宜備邊事馬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
外史天聖紀老子於宮中李師謙曰陛下即付以來
何無事處何奴諸植馬行而入遠兩電日食地處太
白雲感水旱之變不及及秦宮廟殿廟之火不及開負
比丁之忠者或幽於請室或如黃之巧者或臥於廟
堂臣竊思之可為寒心哉

蜀先主傳漢獻帝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
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先主乃發長制服還曰
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樂端日月相照故議郎陽
泉侯劉豹尚不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馬
殷綏益州刺史從事趙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空涇
何遜諸葛從事杜叟勸學從事張爽尹默孟周等上
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藏緯孔子所製驗應曰遠濟
宋洛書甄羅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合備合為帝際
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皇以統紀夏百歲不
敗洛書經運期曰九侯七侯爭命民炊薪道路籍籍
履人頭誰使主者且來幸經銅命決錄曰帝二建
九合備臣父草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上數丈
見來被年時將有景雲祥風從壇現下來應之此為
異瑞又二十一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
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紫氣感星
常從咸星相迫近漢初興五星從咸星咸星主義
漢位在西漢之上方故漢法常以咸星候主人主有
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尚存故事不敢
編言頃者景雲從咸星見在昌陽畢畢舉為天綱
紀曰帝星處之象和清仁聖謹懷德探期始付合
數至若此非一區間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

天時故應際降生與神合契順大主應天順民述御
漢書曰李海內
魏志晉傳鄭範張裕少游太學等學內外青龍四
年李太師張範都元川海潮散波黃寶石石圖
狀像靈龜毛川川從然靈時合賀章章麟鳳馬
煥炳成形成文字命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
古聖帝文亦書靈寶有麟之靈命東序之世寶事
班天下任令主經連靈以開珍祥靈瑞錦曰大神以
知來不忌已往顧祥先見而後驗與從之漢已久亡
魏已得之何所迫與魏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
來之福禍也

拾遺記魏明帝起凌雲臺登窮目樓主事臣負命鋪
天除承聖死者相枕枕諸諸諸諸夜冥自移又問宮
中地下有怨歎之聲高堂隆等上表諫曰王者宜靜
以養民今嗷嗷之聲形於人鬼兩省傳者皆以教儉
朴帝猶不止廣求瑰異珍賂足聚飾當樹累年而畢
諫者九帝乃去稍餘餘餘者枚百擲之人神致威
衆群皆應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
其文彪駭似人雕像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間廣六尺
望若具樹瑪瑙父老云當奉太二石相去百餘步極深
無有脈管乃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樹土下陰類
無為士德斯為靈微微微及民家章樹皆生連理有
合數狀狀如著一極百百者則表條枝疎夜則合為
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神草神有黃絲見於戊己之
地者土德之嘉瑞乃修戊己之墳焉星宿又起鼎
之春祭明帝嘉瑞元年張棟橋谷口水溢滿寶石
集異志魏明帝嘉瑞元年張棟橋谷口水溢滿寶石

貴州狀象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麟牛白虎
現映八卦列宿字等之義又有文曰大討曹此晉之
符命而於魏焉導
晉書五行志劉劭為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
明觀陷為池水亦如血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
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觀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
陽北十里觀之則肉果開於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
七步肉旁有石哭聲晝夜不止數日鳴石到氏產一
蛇一獸各旁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關內之旁
是時劉劭到殿三女並焉其後天戒者曰應改曰
萬剛姓三后又俱劉氏適骨肉之禍亂人倫之則隕
肉諸族其害亦大俱而劉氏死矣聲曰提矣
後趙錄石虎寵女官十八等教習人星占及馬步射
臣女太史於家寶師親與祥以孝考太史之虛實然
都國不得私學星

晉書所記神科秘學康為公府掾是耶安厚見其
是太保何曾舉神贊良問魯微作兄對曰陰陽否泰
六涉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惡患而防之建星機
之首詳焉微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
自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
膺受多福而永世克昌此先王之所以遇災會也
擊虞傳虞夏與夏侯氏等十七人案陰陽下第拜
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各舉經所宜讀陰陽明於
王義有餘故欲徵許其對觀賢士大夫用心因
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問曰頃日食於陽水
早為民將何修何以變大災及法令有不得才者亦
公私所慮苦者修何以變大災及法令有不得才者亦

得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將能有益於時務而不見申教有合舉其人及有修飾廉潔宜先甄擢亦京官之臧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經籍禮本以正未故重法度之不富而不憂人物之天所舉人物之失所而不憂舉之運行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相於下則憂消於上其日月之皆本年之災則反觀內殿其所以由遠諸物近諸諸身耳目觀察豈豈有數其應動者乎動出令豈豈有預備常豈豈有預備大難豈豈有預備非其人者宜而聽聞豈豈有不得其所有乎河漢豈豈有有變道約聚而未變於彗兆者乎方外迴響豈豈有有令世傑出而未舉者乎有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之情可得而見答微之予可得而教也若推之於物則無不於身則無尤萬物應順內外咸宜況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日錯行天禍不戒此則陰陽之氣非其因所在也則運度數自然之分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惟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聖門不遘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言妄舉無以鳴各聖問擬為太不人

袁甫傳甫轉南國大泉郎中令石坊開甫曰昨名能辨豈知書耶已西何以報早壽耶已東何以報水南曰壽耶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香哀以思應足強邦一朝失德嗟嘆其難處陰險成而南久成不故其被邊也壽耶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張夷

美資告人志盈心滿用長歌樂公手有言發舉其說故執早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要皆不先失觀者嘆其概說

江過傳過遷太常丞常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紀之制於太極前取觀魏漢唐舊儀以覽魯使太常集博士掌其制述上疏諫曰臣等思漢制秦文忠烈向五行傳洪紀出於天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為祀而不載儀注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霄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祀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闕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事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常式臣聞妖奇之發所以懲悟時主故尚畏上通則宋天退度德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觀飛之謠達於天人在子之懼忘與食仰度元象俯疑庶政嘉祥之應留在今日而人朝乾夕惕思慮茲謂誠實乎懷殷勤之至然洪紀有遺無儀不行於世海訪時學又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範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慢而無禮不可得詳者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過上成曰臣謹更思尋尋之詩事今案按據於開雍春秋經於河明封豕四遠度到神州長逝不卷經鼓曰戒兵殺人困疲無休已人事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然矣而重者來無乃大虞後之使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者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為沴陛下今以時度之失同之六沴

引其經受乃重書求已爾於馬路動動動平日朕將修大祀以禮神祇祇已下外顯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必有禮祀必有儀按洪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是國行祀而無實賤之限有赤黍之盛而無經禮之實禮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之義豈皆國有所施補則不統其選選待中盧植時之選受法不充則不敢存心誠以元行深遠神道幽探探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其能與此帝勤勤擬定通又陳古義帝乃止

符生壽記太史令康備言於生日昨夜三月並出字星入於太微遂入於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竟至十午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慈以救災言於上遂而殺之

姚崇奏時疫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與公卿執奏請罪與曰災譴之來豈在元官近代或歸罪三公其無謂也公等其悉罷風化位典以日薄德矣崇言降詔捕王下書令舉公卿士別賢守各降一等於是其大尉趙安公等五十三人上疏曰伏惟陛下勤格皇天功濟四海咸書振於殊域恩教於於下雖成湯之隆殷殷武王之崇周業大足以比方乃常聖聖江吳告成中岳告還垂神指迷上天之會會乎與曰殷周夏商德冠百王然猶顧守謙恭未忘居危思危履薄思危可以戒之哉乃遣使告於社稷主廟大赦改元弘始賜賜賜家果乃有老若七十以上加衣衣

張武昭王傳李慈王元盛曰稱奉京州牧運都酒

